



张文勋文集 续集

第三卷 学术人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文勋文集续集. 第3卷, 学术人生 / 张文勋著.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482-1445-8

I. ①张… II. ①张…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国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4201号

策划编辑: 施惟达  
责任编辑: 李 红  
装帧设计: 刘 雨



# 张文勋文集 续集

## 第三卷 学术人生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303千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1445-8  
定 价: 40.00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3244 65031070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mailto:market@ynup.com)

# 目 录

## 第三卷 学术人生

### 第一辑 心影履痕——张文勋的学术人生

《心影履痕》自序 ■ 2

燕园学习的岁月 ■ 5

关于北京大学文艺理论进修班（1954—1956）的回忆

——张文勋先生访谈录 ■ 14

难忘的两次全国文代会 ■ 29

杭州之游 ■ 37

劫后余生 名家云集

——温泉文论会 ■ 42

东湖宾馆纪事 ■ 54

北京、济南、上海一月游 ■ 60

一次曲折的学术旅行 ■ 70

黄山、武夷山揽胜 ■ 78

蓉城游踪 ■ 87

蜀中讲学 ■ 94

“文心”唱和在汕头 ■ 101

重温白族风情 ■ 106

- 厦门行 ■ 112  
群贤雅集雁塔山 ■ 117  
三游青岛 ■ 124  
江西纪游 ■ 134  
红塔山下说风雅 ■ 142  
领略东巴遗韵 ■ 147  
深圳掠影 ■ 153  
以文会友在香港 ■ 159  
港台纪行 ■ 166  
泰国见闻 ■ 179  
旅美日记摘抄 ■ 189  
六十年间搬家记 ■ 213

## 第二辑 读书·教书·著书

梅花香自苦寒来

——我的青少年时代 ■ 232

《情系大理·张文勋卷》序 ■ 246

跋涉者的足迹

——学术自述 ■ 249

我走过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与美学的研究历程 ■ 265

“望断水天无尽处，返虚入浑意遽然”

——对话张文勋 ■ 299

我的教学生涯 ■ 312

师德漫议 ■ 321

飘然天外一沙鸥 ■ 325

### 第三辑 学人传记与信函

刘文典 ■ 330

刘文典 ■ 335

刘文典传略 ■ 344

碧鸡梦断 遗憾终身

——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的一段往事和有关书信 ■ 359

程千帆教授及其赠诗和信函 ■ 374

蒋孔阳教授及其信函 ■ 384

学者风范 性情中人

——忆李广田校长 ■ 391

忆杨晦先生 ■ 399

“龙学”结缘 忘年之交

——我和杨明照先生二十多年间的交情 ■ 408

文史淹通贯古今（代序）

——蒋凡教授印象 ■ 416

---

张文勋文集  
续集

第三卷

学术人生

---



---

第一辑

心影  
履痕

张文勋的学术人生

---



## 《心影履痕》自序

《心影履痕》是我已跨进八十四岁高龄时写的一本学术回忆录性质的记叙文。这个书名，并不是我刻意冥思苦想的产品，当我才萌生写这本书的念头时，差不多同时就冲口而出，我想好好地写一下我的“心影履痕”。后来，我觉得这四个字就可以作为这本书的书名。也可以说，这就是我自己给这一本书划定的性质和范围。

这不是一本学术专著，但也不是一本可以虚构、可以形容夸张的纯文艺性的创作。这是一本我的生活阅历实录，是我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一些难以忘怀的生活片断的如实记录。在这些记录中，有与作者专业有关的学术见闻，有学界朋友的吟咏唱和，有山水名胜的集萃撷英，有文坛盛事的拾零剪影。由于所写的内容都是真人真事、真景物、真经历，所以对读者来说，还能提供一些学界的真实史料，也许还能引发读者对学界已逝的众多前辈名家的追思，对还健在的一些学界后起之秀的认识，对我国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研究在近六十年间的沧桑变

化，也会获得一些史料见证和信息导引。至于书中的爱祖国、爱家乡的写景抒情、感物言志之作和对师生之谊、朋友之情的真诚叙录，也许对读者还能起到一点道德的熏陶和良知的滋润。

我这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的读书生活，我的成长主要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六十年间，我亲身经历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要说“心影履痕”，那是很多很多的。我在这本书里写的只不过是读书求学、教学科研、参加学术活动和出国访问的一些回忆，说得具体些，甚至可以说这是一本我个人的学术旅游记。因为我参加了许多学术活动，才有机会游历了许多名都大邑和名山大川，也因为有了这些活动，才使我有幸认识了许多著名的学术大师和老、中、青三代优秀学者，以文会友，以诗会友，转益多师，促进我在学术上不断攀登。有了这一切，才构成我值得回忆的学术人生。

我写这本书的创作灵感和材料来源，一是回忆，二是日记，三是诗词创作。虽然在记忆中，时隔几十年有些生活细节记不清了，但是昔日所经历重要事件、人物的情景，则还历历在目，宛如昨日。尤其是新朋旧友的情影还是那么鲜活，那么生动！至于日记中的记录，那更是帮助我回忆往事的可靠依据。我从读初中时代起就养成记日记的习惯，现在老了，但每日必记，或多或少，哪怕是一两句话，也不使日记中断。所以《心影履痕》中的许多资料，都来自于我的日记。此外，我爱好旧体诗词写作，举凡游山玩水、朋友聚会，或有伤时感事、离合悲欢，则多有诗词以纪其事。诗中

亦常有小记之类文字，那都是时代的记录、情感的抒发。我的诗作都有写作日期和地点，更易于帮助我唤起当时情景的回忆。并且这一切，是我在写这本书时，能够信手拈来的材料资源，过去数十年的往事，又有鲜活的生命力出现在我的笔下。

文字不加修饰，平平道来，如叙家常，没有曲折的情节，也没有惊人的故事。无非就是些作为一位教书先生在欣赏祖国壮丽山河时油然而生的快乐，学术研讨有所收获时发自内心的喜悦，加以师生情谊的温馨，朋友关爱的慰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这本小册子出版后，如果能到达我的朋友、学生们的手中，在茶余饭后消闲翻阅，博得一粲，那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还有一些不认识的读者朋友们也能消闲浏览此书，引起一点兴趣，那更是幸莫大焉！

二千又十年庚寅之秋于龙泉苑

## 燕园学习的岁月

1953年，我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留系做助教，并任文艺理论教研室秘书。教研室主任是张若名教授，教师有杨允中、王仁溥、朱宜初、蒙树宏、郑谦等。那时，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学校学术空气较浓厚，也鞭策我认真去学习、思考，注意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11月间，学校创办了校报《云大》，李广田校长书写刊头，杨允中负责编辑，请我协助编辑，这对我的提高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教研室决定我的教学和研究主攻方向是“文艺学”，张若名教授为我的指导教师。我开始按照这个方向努力学习，并积极作教学的准备。

1954年4月间，有一天，系主任刘尧民教授告诉我：“最近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一个文艺理论进修班，学校准备送你去学习，已经上报名单了，等教育部的批文。你先有一个思想准备。”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我兴奋不已，眼巴巴地等待批文下来。到5月12日，学校已收到教育部的通知，批准我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进修班学习。对我

来说，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能有机会到人人敬仰的祖国首都去看看，开阔眼界，又能到全国著名的最高学府、培养人才的摇篮北京大学去学习，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也是自己以前从不敢想的事，不料如今已成为现实，实在是我的幸运，它将决定我的学术前程，改变我的命运。

我简单地收拾了行装，5月16日离开昆明，走上晋京的旅途。我这是第一次走出云南，怀着兴奋而又带点神圣感的心情，开始我生平第一次“朝圣”之旅，的确，那时我能赴北京，到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内心充满了一种类似“朝圣”的感觉。现在回忆起来，那次漫长的旅程，倒也很有趣味，我离昆时乘坐火车，没有熟人，感到有点忐忑不安，在车上碰到一位姓杨的同志，他要出差到北京，我们就骤然亲热起来，结为同伴，我似乎也才安心。第一天，火车到沾益，第二天改乘汽车，用了六天的时间才到广西金城江，途经安顺、贵阳等许多城镇，沿途多是山区。记得那时物价很便宜，在云贵山区汽车一停，就有许多农民来叫卖煮熟的连壳鸡蛋，五分钱一个，还有山地水果之类，很新鲜，价廉物美。在金城江住了一夜，乘火车到桂林站，因有好几小时等候去汉口的火车，旅伴杨君约我到柳州去短时间一游，他有亲戚在那里工作，我乘兴和他赶到柳州，匆匆玩了约两小时，到大街上走马观花看了一下市容，然后就赶回桂林乘湘桂线火车直达武昌。那时还没有长江大桥，靠轮渡到汉口，才坐上京汉大铁路的火车，在华北平原奔驰，感到心胸开阔，眼界大开，27日晨终于抵达北京。出火车站，只见茫茫人海，我也茫然，不辨南北东西，只好叫来一辆三轮车，直接把我拉到北京大学。人力蹬三轮车，走得比较慢，我也可

趁此机会欣赏首都晨景，拉车的师傅虽然一路给我介绍街道名称和景物，但初来乍到，印象也不深刻，只觉得走了很长时间才到北京大学西正门。我取下行李，付了车费，正想到门房询问我们进修班的宿舍，只见我们系先前已来北京大学进修古汉语的吴进仁老师正出来接我，把我带到十五斋住下。这真是他乡遇故知，感到分外亲切。踏进北京大学校园，只见晨曦灿烂，到处有学生在做晨练，令人感到一片生机，朝气蓬勃。

第二天到北京团市委转了共青团组织关系。29日上午，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到中文系办了报到手续，系秘书乐黛云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并简单介绍了中文系和进修班的情况。她当时还年轻，如今已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会长。没有几天，进修班的学员陆续来了，正式上课之前，系主任杨晦教授召集全体学员到系上开座谈会，互相介绍认识，杨先生介绍了办进修班的目的、意义和学习计划。这个班是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目的就是为全国各综合大学中文系培养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师。为了学习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专门从苏联请来了文艺理论专家毕达可夫教授来主讲文艺理论课。学习课程有三门：“文艺学引论”、“文学理论”、“文艺批评”，预计需要两年半的时间。此外，还有两门辅修课：“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俄罗斯文学史”，由两位苏联专家主讲。参加进修班的学员有15人，加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15人，共30人，实际上来听课的还有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外系的许多老师，记得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蔡仪先生等也来听过一些课。来自各综合大学的学员，都是各学校中文系

培养的教学骨干，其中有几位学员已是年纪较大的教授、副教授，例如西北大学中文系主任郝御风教授、武汉大学中文系毕奂午教授等等。其他大多数是年轻教师，如复旦大学蒋孔阳，中山大学邱世友、廖世健，福建师范大学林仲铨、陈钟英，厦门大学蔡厚示，武汉大学王文生，山东大学吕慧娟，南京大学杨咏祁，四川大学王克华，东北各高校有王肯、于正心、李景隆、陈永芳、康侃等等。后来，我们都成为好朋友，几十年间虽经过许多风风雨雨，但仍保持交往和联系。如今都已进入耄耋之年，有许多人早已去世了。

开始上课的第一天，我们都怀着好奇的心情，想看看毕达可夫教授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大家对他的印象很好，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失去了右胳膊，后来成为当时被认为是苏联文艺理论权威的季莫菲耶夫教授的学生并在大学任教（副教授）。他为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讲课的内容，基本上是按季莫菲耶夫编写的那套文艺理论教科书的体系。其实，就是从苏联搬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了，进修班也就是要求大家不折不扣地接受这套理论。在两年学习中，我和几位学友除了听苏联专家的课以外，还去听杨晦教授给本科生讲的“文学概论”，杨先生的课和苏联专家讲的内容和理论体系大不相同，他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突出工农兵方向，但他强调联系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例如《文心雕龙》、《诗品》等等，这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我开始读《文心雕龙》，后来转向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这不能不说与听杨先生的课受到启发有一定的关系。关于杨晦教授我曾写了一篇《忆杨晦先生》，这里就不多谈了。

在北京大学学习两年间，除上课外，我们还整理了毕达可夫的讲稿，同时我们进修班的部分学员倡议编写一部适合我国文科大学生用的“文学概论”教材，我被推选为编写组组长。这本教材的编写，得到杨晦教授的大力支持和指导，我们多次在他家里讨论提纲和草稿直到定稿，最后定名为“文艺学引论”。这部教材虽然没有出版，但学员们回到各自的学校上“文学理论”课基本上都用这部教材。我通过参加这部教材的编写，对“文学理论”课也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较系统地掌握了这门课的内容，为我回校开“文学理论”课以及后来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理论基础。

北京大学进修的学习生活是充实的，也是愉快的，虽然其间也经历了批判胡风等等政治运动，但我们进修班学员没有直接参加，主要精力还是保证用于业务学习。在这里，我有幸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认识了北京大学老一代学者吴组缃、王瑶、蔡仪、杨晦等等，结识了一批同辈的学界朋友如陈怡焮、吕德申、乐黛云等等。而我们同班同学蒋孔阳、王文生、蔡厚示、王克华、吕慧娟、袁柏樑等也都成为挚友，在业务上互相切磋，受益匪浅。虽然我在北京大学学习只短短两年，但对我在学术上成长的影响是深远的，北京大学的传统学风，北京大学的学术氛围和名家荟萃，使我扩大了学术眼界。我喜爱哲学、美学、中西文学，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可以说都是在这个时期才上路，播下了种子。应该说我在学术的道路上真正选定了方向并真正称得上是起步，是从北京大学开始。关于我们这个进修班以及当时全方位引进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是解放初期我国学习苏联的时代需要，对我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的教学起了很大

影响，也是历史的必然。在“文革”中，进修班及学员们都被说成是“引进和宣扬修正主义文艺理论的罪魁祸首”，对此，我在过去写的《跋涉者的足迹——学术自述》中有这样一段话谈了我的看法：

“只要我们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回到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那么，当时引进苏联文艺理论，既是宏观环境的必需，就学术而言，作为一种文艺思想传入中国，也有其积极意义，使我们有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参照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也可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

关于这个问题，2005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李世涛曾对我作了专题采访，在他写的《关于北京大学文艺理论进修班（1954—1956）的回忆》一文中，我已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并谈了我的看法。

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除学习外，课外生活也是很充实的，有些活动至今仍历历在目。

难忘的是在京参加了两次在天安门的日子游行。1954年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当天在天安门举行盛大庆典和大游行，我有幸参加北京大学的队伍，那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八时前到达指定地点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东单集中，从广播里听到天安门主席台上庆祝仪式的声音，直到群众游行开始，我们才跟着游行队伍鱼贯而入，到天安门主席台前面时，队伍沸腾起来了，欢呼跳跃，高呼“毛主席万岁”，队伍也不整齐，形成热烈欢腾的群众场面。每个人都往主席台上看，看到毛主席向大家招手致意。在主席台上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许多国家领导人。外宾有赫鲁晓夫、贝特金、米高扬、布尔加宁和朝鲜金日成等等。我们行

进的队列靠主席台最近，所以看得比较清楚。那时的人们，对领袖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感情，是真诚的感情，历来有人把这都归结为“个人崇拜”和“迷信”，说这种话的人，也许没有过这种感情体验，不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出于政治的偏见，所以才作出这样否定一切的结论，这未免过于偏激了。到1955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在天安门又举行盛大的群众聚会游行，我又参加北京大学师生队伍到天安门接受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因为有了上一年国庆游行的亲身感受，所以这次就比较理性对待了。这次的注意力集中在游行队伍中各行各业的花车。游行后，和王克华等学友继续留在城内游玩，晚上到天安门参观群众狂欢和烟火晚会。天安门广场灯火辉煌，以学校为主的各单位都划定表演方块，所以显得既热烈又有秩序。放烟火时，大家席地而坐，沉浸在天上五光十色的烟火美景中，我忽然听见后面有人在说昆明话，我回头一看，真巧，原来是从昆明来的几位云南老乡，其中有一个叫李才士的我认识，是在云南大学读书时医学院的同学，是昆明医学院的医生。他乡遇故知，又是一番兴奋，匆匆交谈了几句，约定回昆后见。我回昆后，我们也常有来往，谈起在天安门之夜的巧遇大家都还兴奋不已。那天晚上到深夜十二时许，我们才回到北京大学。

星期日有空，也经常进城去玩玩，有时是访友，大多是逛街，这也许是因为初到北京，总想去多多领略这座古都的风貌。有时去北海公园、中山公园、景山公园走走，但去得最多的是王府井东安市场，主要还不是为了去买东西，因为工资才56元，也不敢买什么，但是新华书店、文物商店总是要进去看看。至于东安市场嘛，多半是找些北京风味的小吃

品尝一下，蛮有滋味，吃饱了，才去乘公交车先到动物园，再转车回北京大学。

进城逛得较多的是前门大街的大栅栏和琉璃厂，大栅栏是杂货多，食品多，而琉璃厂则是古旧书籍多，文物多，目不暇接，可惜囊中羞涩，只不过来饱饱眼福罢了。在琉璃厂的书店里，我以廉价买了一本石印的《文心雕龙》（好像是文化书店印行的），我研究《文心雕龙》就是从这本石印本起步，可惜这本书已被我送给一个学生，如果收存到现在，倒是很有意义的。另外，在这里买了一套复制的齐白石画，荣宝斋的复制书画以及装裱古书，堪称一绝，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颐和园是我和厚示、克华、文生等常去的地方，因为这里离北京大学很近，我们多半是步行去的，到颐和园与其说是来访古迹和欣赏皇家园林，不如说是为了休闲纳凉，尤其是暑天，天气太热，汗流浹背，就跑到昆明湖去游泳。我不会游泳，蔡厚示是游得最好的，他教我如何浮水，我胡乱扑腾了几次，居然也还会游二三十米，甚有兴致。有时，我们到颐和园读书、喝茶、聊天。我到北京后的第一个冬天的第一场雪，下得很大，一夜之间，大地银装素裹，我有生以来未见过这样大的雪，惊讶之余又十分好奇，特约了王克华、蔡厚示、袁柏樑等几位好友，登上颐和园佛香阁去赏雪。远远望去，一片白雪覆盖着大地，唯有昆明湖的水还荡漾清波，白雪倒影，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景色，我们饮酒助兴，摄影留念。我们都穿上来京后新买的棉衣棉裤，戴着有大护耳的棉帽，显得有些臃肿，但站在佛香阁的山巅，倒也有几分北方人的豪爽之气。现在我也常拿出这些照片看看，很自然